

口述历史

# 川北灯戏传承人汪洋： 灯戏需要传承，想来学艺的我都愿意教

在国外演出的半年时间里，汪洋受益匪浅。之后他回到国内，又在中南海参加了三个大戏的主演演出。分别出演了高腔传统戏大幕戏《三土地》、川剧弹戏《画梅花》、弹戏传统戏大幕戏《折桂斧》。



演出川剧《九流相公》，汪洋饰九流相公。



演出川剧折子戏《柜中缘》，汪洋饰演淘气。

中南海演出 吃到了毛主席的寿面

“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三个大戏的主演。演出中场休息时，陈毅夫人张茜还到后台看望我们。”谈起这次演出，汪洋脸上骄傲满满。后来，他又主演川剧《画梅花》，与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同台献艺。“我当年只是无名无影响的青年演员，他们都是有名的艺术家。演出后，陈毅老总还上台接见了我们，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。”

更让汪洋难忘的是，1959年12月26日，中南海调演大幕戏《折桂斧》。“此剧并没有列入出国演出剧目，饰演知县一角的演员也未参加出国演出团，临时又没有时间排练。当时周裕祥任导演，我是他的剧务，看到他那么着急，我就跟他说：周老师，莫着急，你看我上行不行？他震惊了，问我：你还演过，你演得了？那当然哦！把曲谱给我，我来演。这出戏我在南充演了很多遍，这次排都没排，直接上我就演的县官。我说演错了，我负责，周老师开心得很，跟我说：娃儿啊，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。”汪洋笑着说，“当晚举行宴会，工作人员端了一碗面来，说吃寿面。咋个吃寿面？那个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们：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。”



1986年，川北灯戏赴北京演出《周元献鸡》，汪洋饰演郑德皇。汪洋饰演龚裁缝。



1992年，赴上海参加中国喜剧研讨会，演出灯戏《裁衣》，汪洋饰演龚裁缝。

北京看遍名家演出 受梅兰芳《穆桂英挂帅》影响深远

汪洋还记得，当年川剧名家彭海清在北京演出《打红台》引发轰动。“北京的报纸、刊物都登了评论文章。川剧还走进了中戏课堂。”

在北京期间，只要有机会，汪洋就去看演出。“我那个时候把豫剧四大名旦之一马金凤演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郭沫若创作、北京人艺舒秀文、刁光覃主演的《蔡文姬》，京剧名家谭元寿的父亲谭富英的《阳平关》、话剧《娜拉》等都看了一遍，还看了梅兰芳的《贵妃醉酒》，尤其其他的新编历史剧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对我影响非常大。梅兰芳60岁演《贵妃醉酒》还在下腰，我手一直鼓掌都拍痛了。”

汪洋当时不仅是演员，他还担任剧团副团长。每有演出，他必会到现场观看学习，学习各大艺术家的编、导、演手法。再加上出国时他在国外艺术剧目中汲取到的营养，包括欧洲舞剧、杂技剧的精华，以及在当地的国家博物馆、古城堡等地收藏的世界名画中获得启示，他对舞台构图、用光等有了进一步了解。他把这些“养料”带回南充，将更为先进的艺术手法展示给当地戏迷。

其实，自1958年起，汪洋就在川剧老艺术家周海滨的培养下当导演。“他带着我排大幕戏《桃花扇》，让我当副团长。这个戏就是川剧改革的一出戏，重新写唱词、音乐、声腔，表演艺术虚实结合。周老师不仅是传统戏的祖师爷，而且还是一个改革家，他的戏有现代气息。我后来又跟着看他导演《还我台湾》《十五贯》等戏，看他怎么把现代手法融进去。周老师夸我：汪小娃过来，你娃可造。说我可以造化，可以培养。”

结束东欧之行回到南充的汪洋，将所有出国演出剧目都给本团演员排出并公演，受到观众一致好评，并成为了剧团长期的保留剧目。“很多人都说，汪洋出国回来之后排的这些剧目，让剧团水平上了一个层次。”

多年来，汪洋执导的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、现代戏、大幕戏、小幕戏上百部，其中导排大型现代灯戏《大山情》（与人合作）、古装灯戏《半边月儿明》、《郎嘴驷》，多次获全省历届振兴川剧会演优秀演员奖及优秀导演奖。导排灯戏《嫁妈》在全国百优小品大奖赛决赛中获奖。

主动学习川北灯戏 继承传播推广灯戏文化

为了发扬灯戏文化，上世纪50年代，南充市文化部门曾组织大批灯戏艺人成立了灯戏剧团，广泛传授灯戏艺术。学生时代，汪洋就喜欢上了灯戏并深受感染。“那时候也就十几岁，感觉灯戏‘有前途、有发展’，一直坚持这个爱好。”

汪洋介绍，川北灯戏在明嘉靖年间就流行于南充市的阆中、南部、仪陇、顺庆等地，是根植于川北一代的民间歌舞小戏。它继承巴渝舞的遗风，反映的是民间的人生理念和审美情趣，因而为山乡民众所喜闻乐见，并称之为“农民戏”“喜乐神”，与川北大木偶、川北皮影并称为川北民间的三朵奇葩。

“川北灯戏最早始于川东北山区，主要表现农家的喜庆气氛，基调活泼。山乡村寨的农民婚丧嫁娶都要请戏班演出。”汪洋介绍，“灯戏里灯的形状很丰富，有牛灯、马灯、鱼灯，还有的做成瓜果蔬菜的形状。当初没有专业的灯戏艺人，一切都是农民自娱自乐。”

汪洋介绍，川北灯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来源于民间，是农村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，这也是最吸引他的地方。“1952年，南充全地区民间灯戏艺人调演，当时来的人有木匠、石匠、篾(miè)匠、司娘子、端公、裁缝、农民等，他们演的节目非常原始，无服装道具，就是生活小戏，甚至有动作就是在舞台上挖锄头。”

那年，汪洋15岁，看着这样的表演直发

笑。可偏偏，他的第一部编剧作品，就是一个小灯戏《红色炊事员》，“我自编自导自演，还在《四川戏曲》杂志上发表了，赚了30元稿费，买了一双皮鞋。”1960年，作为年轻的艺术骨干，汪洋主动学习灯戏。“我排了传统灯戏《打面缸》，自己导演、主演，当时新华社记者现场看完觉得很新奇、新颖，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。”

“以前灯戏没有正剧、悲剧，它以喜剧为主，即使有个别悲剧，也是用喜剧手法表演。受历史、文化等局限，灯戏编剧多以农民、私塾先生为主。演出的剧目主要为了逗笑观众，让观众在看戏当中不打瞌睡，所以也叫喜乐神，还有一个说法是大铺盖，演员见山说山、见水说水、见人说人，插科打诨，一直说到天亮。甚至还有荤段子，难登大雅之堂。”

汪洋学习灯戏之后，他有计划让川北灯戏专业化，于是和同事们一起为灯戏重新套牌重新作曲，重新设计舞台、舞美。“1984年，剧团招了一批学生，组织剧作家写川北灯戏，重新作曲，设计舞美，到北京、上海演出一炮打响，那时候真的是川北灯戏的黄金时代。”

汪洋记得，1990年，他以主演、导演身份到上海交流演出，当时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和夫人看了汪洋的演出后，非常激动。“他在我还没卸妆时问我这是什么，说灯戏太好看了，以前却没听过，也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形式。”

患癌仍不忘灯戏 担忧「天下唯一团」失传

“川北灯戏最大的表演特点就是夸张，最大难度在于音乐和表演唱腔之间丝丝入扣。不像一般戏曲在舞台上可以自由发挥，灯戏的一招一式、一板一眼都要跟音乐锣鼓套打相结合”。为了让学生的表演更“入味”，如今已近84岁的汪洋，仍会指导学生们的表演。而且，他热爱才、惜才，“我名义上的学生很多，凡是愿意学的学生我都无条件地教，哪怕不是本团的。现在我也有徒弟了，有时候身体不便，就在家教。”

2000年汪洋退休不久，不幸被确诊为直肠癌肝转移晚期，三年内做了两次大手术、两次小手术，总共50次化疗。但他用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在夫人的精心照料下，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。尽管在康复中，他依然对艺术孜孜不倦，几乎每年都要受团里邀请，排练大、小型灯戏剧目。

汪洋表示，川北灯戏现在处于困难时期，编剧、作曲家、演员后继无人。“老一辈的编剧、作曲家都相继过世，导演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个，也都上了年纪，但并没有年轻演员跟上来接班，即使招到了好学生，能传授的老师也非常少。”他表示，“灯戏导演全靠导演的生活经验、想象力，从民间歌舞中找素材，从民间表演中找素材。这些民间艺术我们从小都看过，很不容易。”

在汪洋看来，灯戏的唱念做打没有程式，完全靠民间生活来编创，所以“灯戏最不简单”。现在的南充川北灯戏团，曾被全国文联常务副主席仲呈祥誉为“天下唯一团”。但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学传统戏剧，这让汪洋感到忧心，“现在川剧招人都招不齐，更不要说灯戏了。而且，现在灯戏的从业人员，都要同时排演灯戏和传统的川剧剧目。特别是灯戏因剧目不太丰富，演出的机会不是很多，如长此下去，‘天下唯一团’怕要出现失传的危机。”

同时，他也担心灯戏编创，包括音乐创作后继无人。“现在是网络时代，有人觉得网上一红啥都有了，追名逐利，真正为艺术献身的还是少数。希望我们能更加重视艺术发展，希望川北灯戏得到爱护、重视，同时有具体措施（扶持）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苟超